

女人是一幅百看不厌的画
女人是一本百读不厌的书

海南出版社

名人谈女人

男人是奇怪的东西，
而更奇怪的是女人。





琼新登字04号

名人谈女人

本清编

社长 袁大川 责任编辑 洪声

*

海南出版社出版发行

(570105·海口市滨海大道花园新村20号)

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

长沙工程兵学院印刷厂印刷

1992年10月第1版 1995年2月第3次印刷

开本: 787×1092毫米1/32 印张: 11

字数: 202千 印数: 10000册

ISBN7—80590—323—9/C·10

定价: 7.70元

一位美国女人曾出了一个“美妙的主意”，认为男人把世界统治得一塌糊涂，所以此后应把统治世界之权交与女人。……我是完全赞成这个意见的。……我真愿看见女人勤劳工作于船厂，公事房中，会议席上，同时我们男人却穿着下午的轻俏绿衣，出去作纸牌之戏，等着我们亲爱的公毕回家，带我们去看电影。……

——林语堂

目 录

林语堂

- 女人..... (1)
- 理想中的女性..... (6)
- 恋爱与求婚 (11)
- 妓女与妾 (16)
- 论性的吸引力 (24)
- 婚嫁与女子职业 (32)

梁实秋

- 女人 (37)

胡 适

○女人也是人 (42)

○打破处女迷信 (45)

鲁 迅

○我之节烈观 (47)

徐志摩

○关于女子 (58)

朱自清

○女人 (72)

聂绀弩

○论娼妓 (79)

○论怕老婆 (83)

○沈崇的婚姻问题 (93)

张爱玲

○谈女人 (97)

李 敖

- 杂谈女人…………… (110)
- 由一丝不挂说起…………… (126)
- 呜呼新女性…………… (137)
- 爱情的刽子手…………… (143)
- 大中华·小爱情…………… (149)
- 不讨老婆之“不亦快哉”…………… (160)
- 不交女朋友不亦快哉（酸葡萄）…………… (163)

龙应台

- 不像个女人…………… (165)
- 女人该看什么书…………… (171)
- 查某人的情书…………… (174)
- 丑闻…………… (181)
- 你是个好母亲吗？…………… (185)
- 女教授的耳环…………… (189)

罗 兰

- 小娇妻…………… (194)
- 女子无才便是福？…………… (200)

- 顾此失彼的现代女性…………… (203)
- 破镜…………… (208)

严 沁

- 女人的尊严…………… (211)
- 女人故事…………… (213)
- 恋爱中的女人…………… (215)
- 女人心…………… (217)
- 不结婚的女人…………… (219)
- 单身女贵族…………… (221)
- 感情事…………… (223)
- 第二春…………… (225)
- 变…………… (227)

丹 扉

- 女人年龄…………… (229)
- 女以贵为美…………… (231)
- 新女性主义…………… (234)
- 少女年限…………… (247)

何洁贞

- 女人真好看…………… (251)
- 流泪——一种遗失的美德…………… (255)
- 女人最宝贵的是贞操? …………… (259)
- 为妒忌平反…………… (262)
- 女人之交甜如蜜…………… (266)
- 性原是污秽的…………… (270)
- 女人何必那么“胸怀大志”? …………… (273)
- 老姑婆与老孤公…………… (277)
- 呜呼! 女波士…………… (281)

小 沿

- 浪漫，你的名字竟是女人…………… (285)
- 我宁愿要女上司…………… (289)

司徒复生

- 女人的眼泪…………… (292)
- 嫁鸡随鸡无分贵贱…………… (295)

劳伦斯

- 给女人一个模式…………… (299)
- 骄横的女人…………… (306)

皮尔夫人

- 为妻的座右铭…………… (311)

卡内蒂

- 悦男瑰丽女…………… (319)
- 受诱太太…………… (321)
- 虚构女子…………… (323)
- 加掩饰女…………… (325)
- 缺陷姑娘…………… (327)

华盛顿·欧文

- 破碎的心…………… (329)

尼 采

- 老妇与少妇…………… (337)

林语堂

女 人

我最喜欢同女子讲话，她们真有意思，常使我想起拜伦的名句：

“男人是奇怪的东西，而更奇怪的是女人。”

“What a strange thing is man! and what stranger is woman!”

请不要误会我是女性憎恶者，如尼采与叔本华。我也不同意莎士比亚绅士式的对于女人的至高的概念说：“脆弱，你的名字就是女人。”

我喜欢女人，就如她们平常的模样，用不着神魂颠倒，也用不着满腹辛酸。她们能看一切的矛盾、浅薄、浮华，我很信赖她们的直觉和生存的本能——她们的所谓“第六感”（The Sixth Sense），在她们重情感轻理智的表面之下，她们能攫住现实，而且比男人更接近人生，我很尊重这个，她们懂得人生，而男人却只知理论。她们了解男人，而男人却永不了解女人。男人一生抽烟、田

猎、发明、编曲，女子却能养育儿女，这不是一种可以轻蔑的事。我不相信假定世上单有父亲，也可以看管他的儿女，假定世上没有母亲，一切的婴孩必于三岁以下一齐发疹死尽，即使不死，也必未滿十岁而成为扒手。小学生上学也必迟到，大人们办公也未必会照时候。手帕必积几月而不洗，洋伞必时时遗失，公共汽车也不能按时开行。没有婚丧喜庆，尤其一定没有理发店。是的，人生之大事，生老病死，处处都是靠女人去应付安排，而不是男人。种族之延绵，风俗之造成，民族之团结，都是端赖女人。没有女子的世界，必定没有礼俗、宗教，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。世上没有天性守礼的男子，也没有天性不守礼的女子。假定没有女人，男人不会居住在漂亮的千篇一律的公寓、弄堂，而必住于三角门窗而有独出心裁的设计之房屋。会在卧室吃饭，在饭厅安眠的，而且最好的外交官也不会知道区别白领带与黑领带之重要。

以上一大篇话，无非用以证明女子之直觉远胜于男人之理论。这一点既明，我们可以进而讨论女子谈话之所以有意思。其实女子之理论谈话，就是她们之一部。在所谓闲谈里，找不到淡然无味的抽象名词，而是真实的人物，都是会爬会蠕动会娶嫁的东西。比方女子在社会中介绍某大学的有机化学教授，必不介绍他为有机化学教授，而为利哈生上校的舅爷。而且上校死时，她正在纽约病院割盲肠炎，从这一点出发，她可向日本外交家

的所谓应注意的“现实”方面发挥——或者哈利生上校曾经常跟她一起在根辛顿花园散步，或是由盲肠炎而使她记起“亲爱的老勃朗医师，跟他的漂亮的长胡子”。无论谈到什么题目，女子是攫住现实的。她知道何者为充满人生意味的事实，何者为无用的空谈。所以任何一个真的女子会喜欢《碧眼儿日记》(Gentlemen Prefer Blondes) 中的女子，当她游巴黎，走到 Place Vendome 的历史上有名的古碑时，俾要背着那块古碑，而仰观历史有名的名字，如 Coty 与 Castier (香水店的老招牌)，凭她的直觉，以 Vendome 与 Coty 相比，自会明白 Coty 是充满人生的意义的，而 Vendome 却不然。同样的，盲肠炎是真的，而有机化学则不是。人生是由生、死、盲肠炎、疹子、香水、生日茶会而结合的。并非由有机化学与无机化学而造成的。自然，世上也有 Madame Curie Emma Goldmans 与 Beatrice Webbs 之一类学者，但是我是讲普通的一般女人。让我来举个例：

“X是大诗人”，我有一回在火车上与一个女客对谈。
“他很能欣赏音乐，他的文字极其优美自然。”我说。

“你是不是说 W？他的太太是抽鸦片烟的。”

“是的，他自己也不时抽抽。但是我是在讲他的文字。”

“她带他抽上的。我想她害了他一生。”

“假使你的厨子有了外遇，你便觉得他的点心失了味道吗？”

“呵，那个不同。”

“不是正一样吗？”

“我觉得不同。”

“感觉”是女人的最高法院，当女人将是非诉于她的“感觉”之前时，明理人就当见机而退。

一位美国女人曾出了一个“美妙的主意”，认为男人把世界统治得一塌糊涂，所以此后应把统治世界之权交与女人。

现在，以一个男人的资格来讲，我是完全赞成这个意见的。我懒于再去统治世界，如果还有人盲目的乐于去做这件事情，我是甚愿退让，我要去休假。我是完全失败了，我不要再去做统治世界了。我想所有脑筋清楚的男人，一定都有同感。如果塔斯马尼亚岛（在澳洲之南）的土人喜欢来统治世界，我是甘愿把这件事情让给他们的，不过我想他们是不喜欢的。

我觉得头戴王冠的人，都是寝不安席的。我认为男人们都有这种感觉。据说我们男人是自己命运的主宰，也是世界命运的主宰，还有我们是自己灵魂的执掌者，也是世界灵魂的执掌者，比如政治家、政客、市长、审判官、戏院经理、糖果店主人，以及其他的职位，全为男人所据有。实则我们没有一个人喜欢去做这件事。情形比这还要简单，如哥伦比亚大学心理学教授言，男女之间真正的分工合作，是男人只去赚钱，女人只去用钱。我很赞成把这种情形一变。我真愿看见女人勤劳工作于

船厂，公事房中，会议席上，同时我们男人却穿着下午的轻俏绿衣，出去作纸牌之戏，等着我们的亲爱的公毕回家，带我们去看电影。这就是我所谓的“美妙的主意”。

但是除去这种自私的理由之外。我们实在应当自以爲耻。要是女人统治世界，结果也不会比男人弄得更糟，所以如果女人说，“也应当让我们女人去试一试”的时候，我们为什么不出之以诚，承认自己的失败，让她们来统治世界呢？

女人一向是在养育子女，我们男人却去掀动战事，使最优秀的青年们去送死。这真是骇人听闻的事。但是这是无法挽救的。我们男人生来就是如此。我们总要打仗，而女人则只是互相撕扯一番，最厉害的也不过是皮破流血而已。如果不流血中毒，这算不了什么伤害。女人只用转动的针即感满足，而我们则要用机关枪。有人说只要男人喜欢去听鼓乐队奏乐，我们便不能停止作战。我们是不能抗拒鼓乐队的，假如我们能在家静坐少出，感到下午茶会的乐趣，你想我们还去打仗吗？如果女人统治世界，我们可以向她们说：“你们在统治着世界，如果你们要想打仗，请你们自己出去打吧。”那时世界上就不会有机枪，天下最后也变得太平了。

理想中的女性

女人的深藏，在吾人的美的理想上，在典型女性的理想上，女子教育的理想上，以至恋爱求婚的形式上都有一种确定不移的势力。

对于女性，中国人与欧美人的概念彼此大异。虽双方的概念都以女性为包含有娇媚神秘的意识，但其观点在根本上是不同的，这在艺术园地上所表现者尤为明显。西洋的艺术，把女性的肉体视作灵感的源泉和纯粹调和形象的至善至美。中国艺术则以为女性肉体之美系模拟自然界的调和形象而来。对于一个中国人，像纽约码头上所高耸着的女性人像那样，使许许多多第一步踏进美国的客人，第一个触进眼帘的便是裸体的女人，应该感觉得骇人听闻。女人家的肉体而可以裸露于大众，实属无礼之至。尚使他得悉女人在那儿并不代表女性，而是代表自由的观念，尤将使他震惊莫名，为什么自由要用女人来代表？又为什么胜利、公正、和平也要用女人来代表？这种希腊的理想对于他是新奇的，因为在西洋人的拟想中，把女人视为圣洁的象征，奉以精神的微妙的

品性，代表一切清静、高贵、美丽和超凡的品质。

对于中国人，女人干脆就是女人，她们是不知道怎样享乐的人类。一个中国男孩子自幼就受父母的告诫，倘使他在挂着的女人档裤下走过，便有不能长大的危险。是以崇拜女性有似尊奉于宝座之上，和暴裸女人的肉体这种事实为根本上不可能的。由于女子深藏的观念，女性肉体之暴露，在艺术上亦视为无礼之至。因而德勒斯登陈列馆（Dresden Gallery）的几幅西洋画杰作，势将被视为猥亵作品。那些时髦的中国现代艺术家。他们受过西洋的洗礼，虽还不敢这样说。但欧洲的艺术家用坦白地承认一切艺术莫不根源于风流的敏感性。

其实中国人的性的欲望也是存在的，不过被掩盖于另一表现方法之下而已。妇女服装的意象，并非用以表现人体之轮廓，却用以模拟自然界之律动。一位西洋艺术家由于习惯了敏感的拟想，或许在升腾的海浪中可以看出女性的裸体像来；但中国艺术家却在慈悲菩萨的披肩上看出海浪来。一个女性体格的全部动律美乃取则于垂柳的柔美线条，好像她的低垂的双肩。她的眸子比拟于杏实，眉毛比拟于新月，眼波比拟于秋水，皓齿比拟于石榴子，腰则拟于细柳，指比拟于春笋，而她的缠了的小脚，又比之为弯弓。这称诗的辞采在欧洲未始没有，不过中国艺术的全部精神，尤其是中国妇女装饰的范型，却郑重其事的符合这类辞采的内容。因为女人肉体之原形，中国艺术家倒不感到多大兴趣。吾人在艺术作品中